

■青春岁月

当一面墙成为舞台、昏黄的灯光成为道具时,一双手便成为剧中包揽一切的主角。这双手在灯光里上下翻飞,将影子投射在墙上。墙便开始生动起来。一只肥肥的兔子摇着大耳朵,一只蹲坐的狗正在狂吠,一只鸽子扑闪着翅膀飞过……

这双手,是母亲的手,长着老茧但却灵活无比的手。当然,这是很久以前的村庄的夜晚——那时的夜晚,寂静得能听到窗前的每一片花落、每一声虫鸣。那时的灯光要比现在暗淡,只是几瓦的白炽灯,光影如豆。但是当浓重的夜色包裹住村庄,再暗淡的灯光,也依然让人心生温暖。

通常是在我和哥哥做完作业后,母亲手头缝缝补补的活儿也差不多了。在我们的央求下,她便放下手里的针线,就着昏黄的灯光,在墙上做出手影,并配合着讲故事。

有这样一个故事。一位妇人,有三个女儿,分别叫做“大门拐”“二门鼻”“簪帚疙瘩”。有一天,妇人下地去了,一只狼摸上门来,叩响大门,学着她们母亲的声音,粗声粗气地喊:



“大门拐、二门鼻、簪帚疙瘩来开门!”

母亲的两手抱在一起,两个大拇指翘着,一只大灰狼便龇牙咧嘴地出现在墙上,仰着爪子,一下一下叩门。我一下子缩到母亲身下,拽紧了她的衣襟。一只猫恰好从窗台上溜过,喵呜一声,吓了我一跳。

那时,没有电视机,也没有收音机——村里很多人家已经有收音机了,但我家还没有。就这样,我和哥哥在母亲的手影和她讲的故事里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。

如果是在冬天,屋里生着火炉,红的炉光映在白的墙上,如湖面上涌动的波浪。母亲的手

影,便穿行在泛起的浪花中。有时停电,母亲点燃煤油灯,灯光更加暗淡,但手影却更加清晰,连同母亲的身影,一起投射在墙上,更有了一种容易让人进入故事的恍惚感。因了这暗淡的烛光和母亲温柔的故事,贫瘠的童年过得也格外温暖幸福。

许多年后的今天,我在城市,儿子已长到我当年的年纪。夜晚,突然停电,我点燃蜡烛,为儿子在墙上演示手影。在一大堆买来的玩具面前,他望着墙上变换的图案,咯咯笑。

那一刻,他也许会懂得,有些快乐,是不需要花钱的。那一刻,我也在瞬间回到当年的夜晚,享受久违的宁静与美好。

■家庭相册

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,又是一位品德、医术双优的乡村医生。如果让我对他作个评价,坦率地说,他既不是称职的父亲和丈夫,也不是称职的农民,但绝对是一位称职的医生。

父亲从小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但在那个食不果腹、医学书籍奇缺的年代,一个农村孩子想学医谈何容易。面对重重困难,父亲并未气馁,硬是靠求亲告友借钱、借书,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自学之路。从十多岁起便开始系统地钻研医学基础理论,用自己的身体练习扎针、把脉等。他勤奋好学,多方求教,凭着高小学历和较高的悟性,终于学有所成,成为我村建国后第一位乡村医生。

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是一位“身背红药箱,千家万户留脚印”的赤脚医生了。当年,我们一家六口住在长不足五米、宽不足四米的两间旧房子里,其狭小、拥挤之状可想而知。那个年代农村各方面的条件都极差,根本没有医务室或者卫生室之类的基础设施,我家的袖珍小屋便“义不容辞”地充当了医务室。这无疑让原本狭小的房间更加拥挤不堪。

来来往往的求医者常常搅得我们坐卧不宁,寝食难安,苦不堪言。单是取几片药还好说,最令人头疼和尴尬的事儿是给患者作检查和打肌注。因为,每当给患者检查身体或者打肌注时,父亲总是把我们姐弟四人统统赶到庭院去。

不管什么季节什么天气,我们随时都会被毫不客气地“驱逐”出屋。我和弟弟叫苦不迭。

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二十多年间,父亲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行医,一人承担着上千口人的医疗工作。他与一般社员的不同之处是没有具体的上工和散工时间。一年365天,不论白天黑夜,刮风下雨,

乡医父亲

□岳坤 文/图



也不论酷暑严寒,只要有病号,他都义无反顾地接诊。他医术高,态度好,待人热情实在,换来的只是比其他乡医更多的赞誉和忙碌。除此之外,没有丁点儿实际利益。因为口碑好,方圆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乡亲也都慕名前来找父亲看病。那时,只要有人生病,“快找美美(我的乳名)她爹!”成了乡亲们的口头禅。

大凡夜间求医者都是急症。因为着急,他们总是狠劲砸门,大声吆喝。惹得四邻的狗齐声狂吠,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。而这样的情景,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,对父亲来说更是寻常之事。他总是条件反射般地爬起来,一边“哎,哎!”地答应着,一边摸索着穿衣服,找药箱。反应之迅速,动作之敏捷,直如受命出征的士兵。

师生间有“师生如父子”之谊,为官者有“爱民如子”之说,作为医生,父亲则是真正地“视患者为亲人”。特别是对待那些老、弱、孤、残病号,他始终坚持上门服务。对生活特别困难

者则实行义诊。有一位半身不遂的老汉,从四十多岁起就瘫痪在床,因为抵抗力差经常患病,父亲也就经常接诊,直到他九十岁去世。后街有一位癌症晚期患者,在家接受肌注和输液治疗。像这种垂死之人医生大多不愿接诊。找到父亲时,他二话没说就去了她家。

患者因病痛折磨脾气异常暴躁,稍不如意就摔打,极不配合治疗。房中卫生也极差,异味刺鼻。但父亲始终耐心地为其治疗。感动得患者声泪俱下,拉着父亲的手说:“恩人啊,下辈子让我变牛变马,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吧!”类似这样的感人故事,实在是不胜枚举。

几十年来,父亲走遍了村中的大街小巷,千家万户——何止是“千家万户”!哪一户人家没留下他的足印;哪一家的父母儿女、兄弟姐妹乃至祖孙三、四代,没有接受过他的诊疗?数十年如一日,绝非易事。我不知道父亲的故事能否感动您,谨以我曾经拥有的感动作此一录。

■图片故事

劳模“语录”

□李大谦 文/图

我厂职工马焕同志的父亲——马六孩,是全国劳动模范。1994年他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。10月20日晚,我和霍志平、刘忠枝陪同马焕来到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,看望了这位老人和与他同居一室的全国劳模李双良。

在明亮的灯光下,马老和我们侃侃而谈他参加国庆观礼的感受:“从我的年龄来讲,已经七十七了,这次参加观礼,收获很大。1950年,我进京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大会,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,国家还是一穷二白,后来三十五周年、四十周年的国庆观礼我也都来了,亲眼看到并亲身感受到共和国日新月异的变化。这么巨大的成就哪里来的?还不是靠劳动创造?人民共和国的建立,给我们提供了幸福安定、不受欺辱、不受剥削和不受压迫的生活条件,工人当家作主,就要忘我地爱护自己的大家业,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创造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。这叫精神变物质,没有精神是不行的。反过来,我们生活好了,国家富了,干工作也更带劲。这就叫物质变精神。物质和精神是相互促进的。让我说,甭管干什么工作,都在一个‘干’字,都要艰苦奋斗,勤俭节约。只有这样坚持下来,企业才能发展,才能实现现代化。”

当我们为马老一生不辞劳苦、永葆艰苦奋斗精神表示敬意时,他谦虚地说:“我只不过尽了一个工人应尽的义务,可是党、国家和人民就给了我很高的荣誉。还选我当了党的八大代表,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,这就体现了我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,我们要当好这个主人翁啊!”

李老接着说:“老马刚刚谈



图中左三为马六孩,左四为李双良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?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?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?如果有,那就用笔写下来,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: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,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,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(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,800字左右,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)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

字左右,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(每篇300字一张图)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